

返鄉 / 移居 - 農村創生交流會

探索農村的可能性、思考農村的未來性

臺東場：移居生活的經驗與課題

時間：2018 年 11 月 08 日(周日) 10:00~14:00

地點：鹿野書苑 / 台東縣鹿野鄉光榮路 563 號

議程：

1. 引言：黃仁志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說明交流會的目的和對當前政策計畫的分析

2. 與談人：林慧珍 東台灣研究會

台東在地經驗的觀察與對地方發展政策的反思

3. 移居創生的關鍵議題：參與者的經驗與觀察

移居者如何找到合適的移住居所？如何尋覓符合需求的發展空間(田地、店面)？

如何建立移居生活的社交網絡？對地方的未來發展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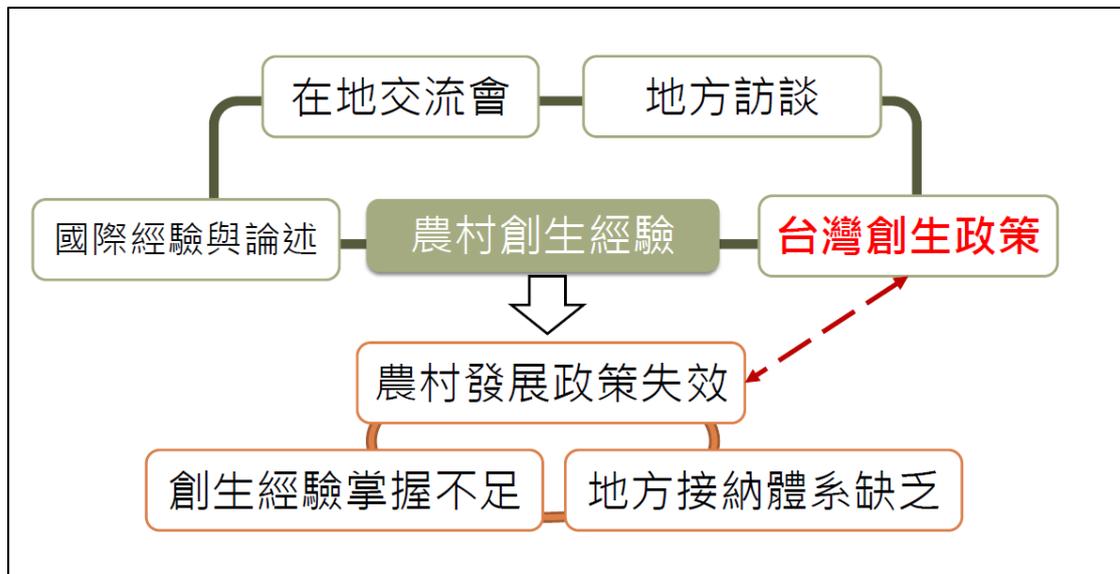
有哪些關鍵性的阻礙需要克服？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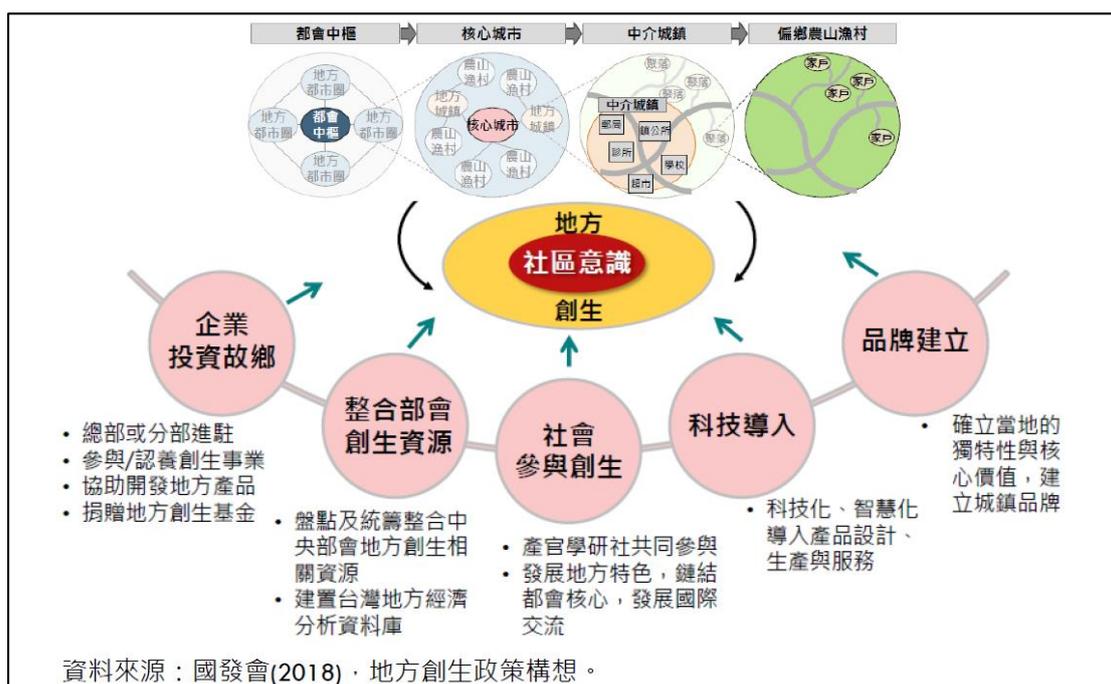
之所以辦今天的座談會，主要是與現在行政院或國發會都在談地方創生有關，我自己認為地方創生要談彌補城鄉差距的問題，或是各地找出發展的方向，有百分之八十都會落在農村、部落這些領域上。目前政策在推動地方創生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奠定在需要更多的人回到農村和地方，去發展和生活。所以人回到地方發展、生活、創業，這個過程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現在的政策有沒有什麼是需要調整的？我們後續就會針對這個主題，做不同的經驗蒐集。

我先花一點時間，分享我目前到現在為止，看到政策上需要改變的部分。我認為農村創生要用生態系的觀點來想，不只是環境的生態而已，而是人與人之間如何互動和交流，找到可以合作的關係，讓不同的角色來共同活絡鄉村。地方創生不是單純的務農的人住在一起而已，它其實有多生活上需要調整。



但是，目前農村發展政策在整個國家發展政策的架構中是處於偏偏角角的位置。我們有農業政策，但是農村政策卻是空的。目前所謂的農村政策，主要是在農村投資建設的政策，但是對農村長期整體而言，該往什麼樣的方向發展該、如何建構願景和推動策略，這個部分卻是空的。農村政策的缺位，民間有討論，但是整體的大方向卻沒有核心的政策或部會來綜合思考、整合資源。

因此，農村發展基金會想要多了解，到底台灣的創生政策想要做什麼事？它有可能產生什麼效果？國際上有沒有比較貼近台灣需求的觀點和經驗？再來就是在地經驗，理解實際所面對的問題和需求，所以目前這個階段主要是做地方訪談和交流會，藉此來逐步累積對於台灣脈絡的理解和改革的可能性。



目前國發會也提了五個策略：企業投資故鄉、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創生、科技導入、品牌建立。九月的時候，政府對工商界喊話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地方創生版本，主要計畫就是經濟部一直有在做的創業輔導，交通部就處理交通改善觀光發展，科技部有點在效法歐盟，5G 寬頻未來要複製到鄉村地方，還有文化部、勞動部、農委會、客委會等等。但是這些政策似乎都沒有面對「人為什麼要回到地方」的問題。是都市過不下去，還是地方對我有吸引力？

在這段時間訪談的過程中，聽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於：我想去地方，但是我要住在哪裡都還不知道？我想種田，但不知道哪裡可以租地？我想要開店，不知道哪裡有店面？我要做某些生意的時候，有沒有違反到相關法規？顯然需要在地方建立一些基礎的支持或接納機制，讓想到地方過生活的人有機會跨出第一步。

另一個是從回去的世代和特質來看，區分成中世代和新世代，有返鄉和移居。返鄉的中世代相對比較容易，因為他有個親族網絡在，也有一些積蓄。但是他的身分界定是在地人還是外地人？當他的文化、生活、觀念和親族有一段落差的時候，要怎麼去調適？

另外是移居，他是用自己的資本進來，他對於地方原本在運作的模式不太了解，例如台北人用台北房市的價格，去看地方的房屋買賣，價格就會被拉起來，但是在地人和返鄉的人，若是沒有這樣的資產，他們就無法負擔那樣的空間。宜蘭三星就有非常多買房的人不住在那裡，甚至是他們買了房子以後，用自己的方式去

運用，例如蓋工廠，就造成汙水排放的問題。

新世代返鄉也是有親族網絡，但是如果在地方的做法不一樣，要如何說服家人，爭取一些空間，讓自己去嘗試不同的可能性？有沒有資源去支持新世代去做事？最辛苦的大概就是新世代沒有親族網絡，沒有資產，又要移居到某個地方的時候，他最大的本錢就是時間，用時間慢慢的耗，慢慢去建立自己在地方的角色和可能性。另外是關係資產，有朋友在某個地方做某些事，當移居到某處人生地不熟，就請朋友過來一起做。

	返鄉	移居
中世代	以親族網絡和積蓄作為返鄉資本，在創建新農村生活時亦須顧及親族的地方關係，適時引入外在社群的力量，作為實踐理念的協力網絡	以自有資本創建在地角色，以破壞式創新型塑新農村生活形式、以創新行動連結新社群網絡，必須面對與地方既有社群之間的共生融合衝突。
新世代	以家族網絡和資本作為返鄉創業的根基，透過創新活動連結地方技藝和記憶，擴建自己的在地角色和事業範疇	缺乏資本與在地角色，以時間和行動建立地方信任和連結社群，需要時間和物質資本探索長久住居可能性。

以回過頭來，農村要發展，除了務農，新的農村還能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再來是農業有沒有需要轉型？它需要哪些方向？有哪些新的觀點、資源和機會可以被帶進來？這是我們接下來想多了解的地方。

東台灣研究會執行長 林慧珍：臺東地方發展的觀察 - 移居、歸鄉或居留方面

原本的主題是對臺東地方發展的反思，但這需要多一點時間觀察，以及對中央和地方的臺東發展政策進行研究，所以我今天稍微改了一下主題，談我從 2012 年夏天至今對臺東地方發展的觀察。我今天就用三張表，談的是比較架構的層面，重點放在接下來各位的分享，提供實際的例子給我們參考。

一、臺東歷史上的人口流動

1. 多政策性/資源開發性移入；2. 持續移動性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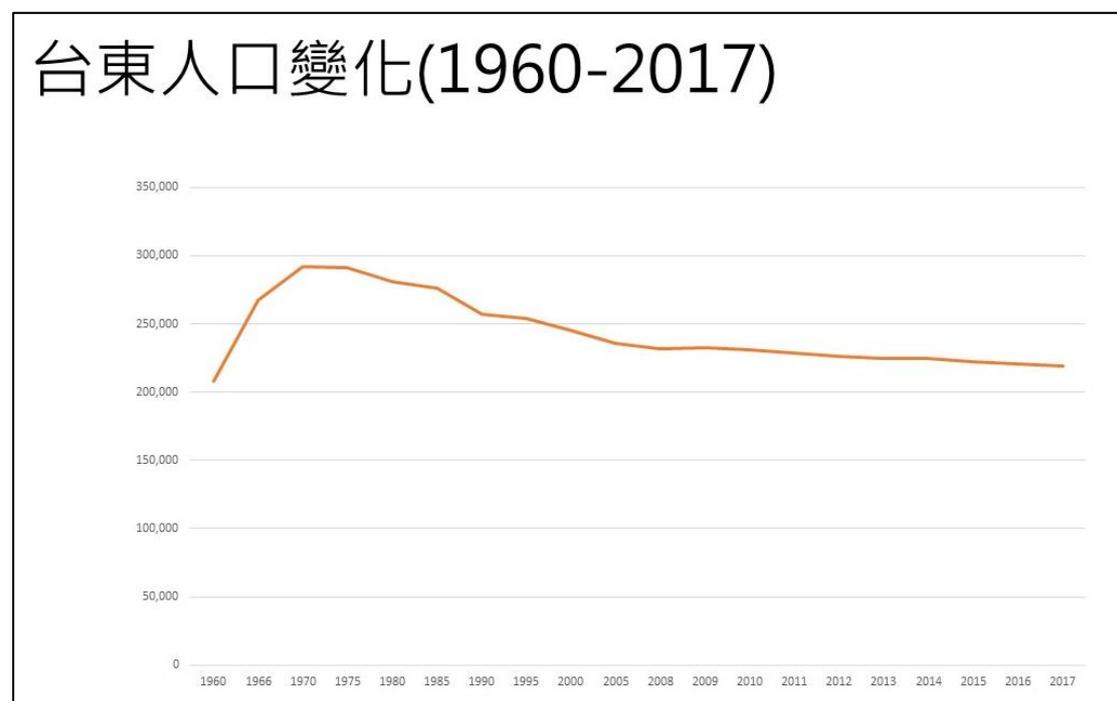
流動	年代	政策或經濟環境
移入	清末	開山撫番
移入	日治時期	東部建設及移民政策，及後來的自由移民(原鄉土地飽和)
移入	戰後1945	兵工農墾荒及外省人移入
移入	1950-1960年代	西部水災風災
移入	1960-1970	東部山林資源開發(製材、製紙、竹藤業、香茅油、蠶業)、糧食與經濟作物種植(稻米、甘蔗、玉米、鳳梨)、開礦等。
移出	1970	林木及礦業資源變拮据和禁採，以農養工政策、國際市場變動(一級產業如香茅、竹藤、蠶業失去競爭)
移入 移出 ?	1990	產業東移、社區總體營造
	2000	東部永續發展綱要及計畫、人才東移
	2011	花東發展條例、花東基金(10年2022)
	2019	地方創生

第一個我想提出的觀點是，臺東歷史上的人口流動，其實都跟政策有關係。清末的開山撫番、日治時期的東部建設和移民政策(例如鐵路建設、老人移民村等，開始有北部和西部人口移入臺東；戰後兵工農墾荒，還有外省人移入)、1950-1970年，東部山林資源開發，糧食與經濟作物的種植，以及1970年人口移出，林木與礦業資源變拮据和禁採、以農養工政策、國際市場變動(一級產業如香茅、蠶業等失去競爭)。

從歷史來看，臺東本來就是一個人口不多的地方，因為政策的關係而有人口移出和移入的可能性。除了早期居住在此的原住民，他們有原鄉觀念，但是漢人、閩南人或客家人他們住到這裡，就可能會有「這裡是不是我的家？我會一直待在這裡嗎？」的想法。所以從這個歷史去看，我在思考什麼是歸鄉和移居？這裡頭其實都有移動性的想像和概念，是不是就要歸屬在臺東這個地方？這些都蠻值得討論和思考。

後來在1990年代以後，產業東移、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2000年以後，我們開始去思考東部永續發展綱要和人才東移的計畫；2011年開始，花東發展條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等政策，可以看到政府對於花東的發展，有一些計畫。在

座的大家來到臺東的時間長短不一，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近幾年的市集活動、移住體驗等等，這些其實都跟剛剛說的政策是有關連的。



再來是，我們看到人口變化圖，這張圖是比較粗略的一個估計，但我們可以看到從 2000 年之後人口成長是趨於平緩的，我去查戶數的時候，是增加的。不過，從政府的開放資料中，我們其實還是沒有移出移入的人口資料。到底政府開始注重花東發展以來，這些地區的流動人口狀態是什麼樣子？這也不是很清楚。特別談這件事是，今天這個對談結果是有機會跟國發會對話的，這部分也是想要反應，人口方面的大數據，其實是看不到的。

陳君明補充說明：這張圖是我做的，我可以補充說明。早期台灣的戶籍制度是很嚴謹的，搬離就要移戶，但是到後期的臺灣，戶籍變得不重要。我搬進去住，要不要入戶是另一件事。所以 2000 年後的戶數，和真正現實狀況的移入移出，是兩件事。早年的資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人口移動性，但是後期國家政策造成了多少人口移入和移出，我們是看不到證據的。

另外一部分是，想要就我在《編織花東新想像：十四個地方創新發展的故事》這本書接觸到的案例來做分享。我當初想要做這件事的原因是，在 2000 年以後的這些政策，一方面想要讓花東的經濟活絡，但是也帶來了很多的建設，像是蘇花

高這個議題。我在 2013 年開始探訪，當時已經有一波移民，不論是務農、回部落、或是個人創業。這十多年來這些人為什麼留下來，有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我覺得有這些人的故事已經足以先書寫成一本書了。

二、在地發展的案例(2013-2015年訪問)

	案例	經濟或組織型態	時機點(年份)	環境	相關支持網絡或政策	
理念型 居留/移民/ 歸鄉	盡量不依靠 政府資源	農業- 鹿野秀明農法社群(夏耘農莊)	個人事業	2006		
		部落-(奇美部落)	合作式經濟/社會 組織	2005社造 2008產業	文化復振 深度旅遊	反面:鄉公所將奇美文 物館收回
		部落-巴魯吉部落	工坊社群	2011		
		部落-巒山森林博物館	微型企業	2003	部落抗爭 2005原住民基本法	
		店家-Orip(複合式經營)	微型企業	2006-08		後來申請計畫
		店家-法采時光(民宿)	個人事業	2002-03	2007蘇花高，優城花蓮	
		店家-藍色日出(早餐店)	個人事業	2005		
	運用政府資 源	農業- (花蓮好市集)(大王菜舖子)	微型社企	2010	農民市集、CSA概念引進台灣	
		農業- (加納納合作農場)	合作式經濟	2008	2003部落永續發展計畫 2007東部永續發展計畫	2009-2011 原民會重點部落計畫
		部落產業- 拉勞蘭小米工坊	部落產業	1990 2005	文化復振 小米產業	2006-2008 原民會重點部落計畫
		部落-向陽薪傳木工坊	部落產業	2010	2009莫拉克風災後、產官學支 援	多元就業方案
		社區教育/公益-五味屋	微型社企	2008		申請計畫
		公益組織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社會經濟	1998	1996社區營造 1997賞鯨活動	申請計畫

因為今天是談居留、移民或歸鄉，所以我簡單的從我書中的探訪，做了四種類型的分類：

第一個是理念型，主要是喜歡花東的生活，希望這塊土地有更好的發展，對這裡有一些想像。我在書中大部分是記錄這樣的一群人。另一個是機會型，剛好有一些政府政策的支持，或是說整個臺東的觀光市場活絡了，所以他們來到這裡。

這兩批人當中，我又再細分，有些是盡量不靠政府資源補助，有些是很善於運用政府資源。他們大概都從 2003 年以後來到這裡，相較於晚近幾年又一批移入的青年，都可以看到時代背景的不同和落差。比方說，第一批進來的移入者，他們大部分是中年轉業，有一部分資產在，當時的土地相較於現在，容易尋找和便宜取得。

所以談地方創生，鄉鎮公所有沒有辦法支持現在想要來臺東居住或務農的人，協助他們尋找土地和居住的地方？

再來是這一批人，如何能夠在這裡生活這麼多年？我覺得這跟他們來到鄉村，已經十八般武藝都會的能力有關，一級到三級都要涉獵。

部落的部分，他們的經濟型態有區分成個人事業、微型企業、部落產業等三種。

我特別想講花蓮的奇美部落，它的發展是有經歷文化復振的階段，大概在 1990-2005 年期間，經歷了社區內部團結和整合的過程，大概 2008 年才發展部落產業，利用生活場域的秀姑巒溪開始發展泛舟旅遊。

他們在文化復振的過程，曾經將鄉公所閒置的空間作為奇美博物館，呈現家族和長老們收藏的部落文物。但是換了鄉長以後，就換了經營方式，這當中有一些衝突，後來鄉公所就將這個空間收回。

未來地方創生的時候，或許我們會比較常面對的是鄉鎮公所層級的單位，這些單位的行政狀態是什麼？能夠跟地方怎麼合作？

再來是政府補助的部分，加納納合作農場、拉勞蘭小米工坊、向陽薪傳木工坊這些部落產業或合作式經濟，大部分都是從原民會或多元就業方案得到支持。這三個單位的重要核心都是落在「社區經理人」，這個經理人不一定是部落人，加納納合作農場，當初是由東華大學的一個學生營運了三年之後，交接給部落的人。其實不論是社區或部落的經理人，都有一定的辛苦，當計畫資源不見以後，這些經理人的薪水就沒有了，收入相對不穩定。

二、在地發展的案例(2013-至今觀察)

		案例	經濟或組織型態	時機點 (年份)	環境	相關支持網絡或 政策
機會型 居留/移民 /歸鄉	政策性補助、輔導(產官學)	公司-天際航空	微型企業	2014	2011~熱氣球嘉年華	縣府主導成立公司，長期執行熱氣球活動
		個人-TTMaker (28組)	個人事業	2016	創客、新創	縣府提供創業基金
	市場吸引 (觀光服務業或一般產業或網路產業)	民宿業者	個人事業、微型企業	?	2011政策開放陸客	
		餐飲業者	個人事業、微型企業	?	2011政策開放陸客	
		珊瑚藝品店	跨國投資	?	2011政策開放陸客	

機會型的居留，這部分我比較沒有深入去調查。這部分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政策的支持補助之下，可以成立一間公司，像是天際航空在做熱氣球相關的體驗。再來是 TTMaker，他們協助有意透過創業解決他們所看見的問題的人，取得地方或中央的支持，進而獲得創業基金，進行產品創作或研發。

市場吸引的部分，觀光活動的機會，讓蠻多民宿或餐飲業者都進來發展，在地人也會回來。

三、 臺東地 域經濟 觀察

(除醫療社福、
公務機關)

產業別	類型	主要消費群	觀察	移居/歸鄉	
農產	有機農業	西部	無法地產地銷	○	
	慣行農業	西部	單一種植，受全國產銷波動影響大	○	
	市集	觀光客	受觀光景氣影響	○	
	小型加工	觀光客、西部		○	
	農業生技	西部			
營造業	建築、鋼構、土木	在地人/外地人	受景氣影響		
觀光業	旅宿	觀光客	資本門檻高，是否已飽和？	○	
	旅運業	觀光客	受觀光景氣影響		
	路跑、衝浪	觀光客	隨觀光活動移動	○	
	文創、紀念品	觀光客	產品相似度高	○	
服務業	餐飲	在地人/觀光客	最大宗，是否已飽和？	○	
	農機、汽修	在地人			
	百貨	在地人	大賣場、網購取代		
	網路科技、設計服務	政府單位	政府政策走向	○	
	藝術、瑜珈、才藝	在地人	市場不大	○	
	書店	在地人/觀光客	市場有限	○	
	顧問公司	政府單位	政府政策走向		
	部落型 經濟	手工藝、餐飲、觀光	觀光客	受觀光景氣影響	○
		族服製作、小吃店家	在地人	市場不大	○

臺東現有的產業有哪一些？除了醫療社福公務機關以外，大項主要就是農產、營造業、觀光業、餐飲服務業、部落型經濟。目前的產業，可以形成一個內地地域經濟循環的可能嗎？

農業的部分，臺東種植的農產品主要還是銷往西部，在地非農的人其實不一定吃得到在地食物；近幾年間有一些在地較小型的團購團體出現，願意購買和吃在地較健康的食材，但這些團體還很小，不過有看到這個趨勢。

營造業、餐飲服務業的客群有一部分在地人，還有農機、汽修、百貨業等有部分是在地人，其他大部分還是以西部為主要客群對象。部落型經濟跟餐飲觀光業較有關連，對象主要還是觀光客，一部分在地。近幾年則是還有瑜珈或是藝術課程，對象是在地人，不過市場不大。

問題

1. 當前臺東的發展定位是什麼？

- 現實:仍以服務西部北部的消費群為主
- 未來:農業、觀光、休閒農業的轉型?一級到六級的可能?衛星辦公室的服務定位?

2. 類型盤點:移居台東的都是什麼樣的人?想留在台東的都是什麼樣的人?政策是否實際服務到這樣的人群?

3. 似乎在台東要人移入不難，反而得思考為何留不住人？

- 在地人/移居者/歸鄉者的基本需求與想像？
- (1) 住宅
- (2) 醫療
- (3) 教育
- (4) 交通
- (5) 工作

今天想要回來或移居在此的人，現有的產業類型可以滿足嗎？青年想從事社區發展，可以有穩定收入嗎？

我擬了一些問題：當前的臺東發展定位是什麼？現實是仍以服務西部北部消費為主，未來農業、觀光、休閒農業的轉型？一級到六級發展的可能？衛星辦公室的服務定位？

需要類型盤點，移居臺東的，是什麼樣的人？想要留在臺東的，是什麼樣的人？政策是否實際服務到這樣的人群？

似乎在臺東要人移入不難，反而需要思考為何留不住人？在地人、移居者、歸鄉者的基本需求與想像？住宅、醫療、教育、交通、工作層面的需求。

【與會者發言交流】

林義隆：

我移居臺東 13 年，老家在台北，在新竹工作 15 年。我就是慧珍講的那種帶著一點資產，中年移居來臺東，靠著農業好好過生活。很幸運這些年走出了一條路，事實上也沒什麼存款了，常常戶頭就只有 7 萬塊，要持續做事情不然沒辦法生活。

我自己的觀察，臺東的人口其實還是在移出的，至少我看鹿野鄉的戶籍人口數，從本來的九千多人到現在八千左右。到底人口降到什麼程度？我看到很多小店都做不下去了。我自己的人際網絡，則是可以看到很多移居者來到這裡，大家彼此之間熱心會相互幫忙，但是鄉公所好像不願意了解這些人口怎麼來的。但這些移居者是在創造一個力量，簡單來講就是創造就業人口、就學人口，還有經濟的活動。但是包含臺東縣政府、鄉鎮公所都沒有在做這些事。

靠政府的計畫做一些活動，讓一些年輕人願意來個一、兩年，但是政府支持抽走，他們就失去了依據。所以臺東要怎麼走下去？我覺得要先創造供給。例如租房子租不到，讓資訊普遍化，讓這邊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生活型態。臺東這裡也有衛星企業，住在鄉間生活，靠網路在工作，偶爾去西部開會。這些模式，臺東縣政府到底知不知道？資訊的基礎建設，這是最基本的，縣政府打造市區很多地方都可以上網，但我們這一邊其實都沒有光纖。基本上只要建立一個資訊平台，這樣就有可能慢慢地，讓一些想移入的人和在地移居者，可以互相交流。

另外小團體接納，其實臺東好幾個移居的部落像是長濱、都蘭等等，他們都是從幾個人開始，慢慢地再往外拓。不過他們跟在地人的關係，可能會有一些斷裂。除非像我們早年有小孩子，會跟學校或家長產生互動，有機會建立其他連結，不然沒有交集，真的會聊不上話。所以移居者的小團體建立是很需要的，因為人都需要人際網絡的連結。

我參加過今天這樣的場合很多次了，曾經也參加水保局的一些討論會，我也寫了我建議給他們，然後收到文件說「您的建議我們收到了」，但最後到底有產生什麼樣的幫助和改變，我也不知道。

返台移居者楊小姐：

我今年六月正式將戶籍遷進鹿野，我是從市場觀察的角度，最後選擇落腳這裡。我五、六年前從北京退休回到台灣，當時就在考慮要住雲南還是台灣，情感因素就是選擇台灣，那時候就是花東在選擇，我後來選擇臺東，因為少了花蓮颱風和地震。

我們這裡的人，有加入五百人的「鹿野連絡網」和「鹿野新移民」的 LINE 群組。我覺得今天聽下來，觀念都比較舊，甚至不如以前。25 年前，因為台大城鄉所的夏鑄九老師，我有機會接觸到國土規劃的內容，當時我就覺得台灣真有未來。

我的觀察，現在的市場都是淺碟子經濟，比方說農作物的生產，原本好的有 3 家，後來變成 13 家，但是賣的還是這小小的市場。

我是帶著錢回來要過退休生活，我願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讓年輕人去發揮，可是我發現來來去去的人很多，優秀的人也很多，可能地不給租了，可能有的看的到但租不到。

所以我覺得政府要做一件事，和不做一件事。要做的是開發網路平台，資訊平台的建置，提供人、地、物等等的資訊。然後網路和電話收訊很弱，沒有光纖，手機要到某些角落才有個三格、四格。政府不要做的一件事是，別干涉自由經濟，維持資源統整。我很多朋友在這裡開民宿、餐廳或咖啡廳的，他們的生意一年比一年慘，我覺得政府只要做好基礎的東西就好，不用再介入太多的干預。

我自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不斷地搬家和找房子，今年才確立住的地方；然後臺東的大家種東西，主要都是銷去西部，我們要怎麼找你們的產品？我只有偶爾在

鹿野聯絡網看到一個、兩個，但就沒有了。有沒有可能有個平台？

我覺得臺東縣政府有些資源和課程都還不錯，讓我覺得除了在地的人情味以外，蠻有歸屬感。來到鄉村我都廣結善緣，因為你需要跟人建立關係，我結交很多年輕朋友，因為將來我做什麼事的時候，才找得到人嘛。我朋友做麵包，從原本七天降成五天、三天，後來說不做了。因為沒有辦法吸引到人。要怎麼吸引人？一是要做得快樂，再來是收入要維持，有些東西可以交換，生活的環境又好，人情味濃厚。

陳榮星：

我是從高雄移居過來的，屬於中生代移居者，來這邊 2 年半接近 3 年。以前在外商擔任業務工作將近 15 年。

城鄉差距，我們有沒有發現差距在哪裡？我自己的思考是，鄉村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人物是什麼？他們之間的相互性和一致性的關係何在？剛剛提到鄉村發展這些事，因為每個地方的特色和特性不同，都需要有人來架構制度，像是單一窗口制，用來發展經濟、文化、人口等等。單一窗口制從一個管道進去，我要在這個地方務農，跟著樹枝圖我走到農業組，我的概念上政府應該可以做這件事。這個平台發展之後，每個分類組別都有個領導，慢慢地將它建立起來，發展鄉村的一致性。

我不覺得到鄉村沒有事情做，鹿野高台就曾經有上百人在草地做瑜珈，這個畫面多美？只是沒有專才和這樣的組別的人去發展這些事。把基礎建設架設起來，建立制度和專才，滾動式學習，透過應用然後提出報告，這樣才能深化。鹿野聯絡網就是我們的單一窗口，但受限於 LINE 有限制，它可以再擴大，誰來擴大？鄉公所所有這麼多組別，卻沒有單一窗口。

我一開始要做民宿的時候，一進去(鄉公所)，我跟工作人員對看。不是不友善，而是他也不曉得怎麼幫你。建立網站不難也不會花大錢，每個人只會想要找他需要的，分門別類就好了。

呂冠德：

我是台中人，算是新生代移居者，我是因為喜歡鹿野所以移居來這裡。其實很多

共同問題，剛剛大家都講過了。我就有不少朋友，一直面臨要找房子住的問題。如果有什麼要做的事，剛剛聽下來，從以前到現在，十多年來這個狀況都存在，我覺得這是需要處理的。我一開始是在這裡打工換宿，有認識人，後來決定來這裡，有熱心的朋友推薦，再加上自己積極去問，才找到居住的機會。

蘇雅婷：

我是臺東人，在臺北工作幾年，回來臺東 9 年了。現在在荒野當志工，主要做環境教育的工作，可是從回鄉到現在，我真正進入雇用市場只有 3 個月的時間，因為有各種贊助方讓我存活到現在。我蠻想從政策面給一些回應，主要是剛剛慧珍的報告，有給我一些想法。

人口移入的部分蠻重要，其實可以再帶入移出的部分。我是高中就跑到台北念書，如同剛剛黃先生說的，農村服務都市的關係，慢慢導致臺東的人口其實流動到都市去，包含部落的原住民。大多數在臺東的居住者不過三到四代，我們家從日據時代就移來臺東，我們家第三代都全部還在臺東，但是第四代的年輕人想要再回來，這是困難的。在臺東要生活下來，需要哪些技能？這或許也需要有一些調查和分析。

我認為也要從臺東產業別的樣貌去分析。其實移居來臺東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在公部門的支持底下回來的。我自己的觀察是，政府對於農村的政策都是在農企業，農業的勞動和生產最後要投入資本市場，不論是設立品牌或是創造明星農民，最後都還是服務於大的企業。

還可以再分析調查，回來的人為什麼回來？他在做什麼跟服務於什麼？我們在座的人可能都不是跟公部門拿錢，而是走民間私營的。臺東還是不太容易自給自足，我們還是很需要外面的貨幣進來，但是旅遊、餐飲等業種太多雷同，會互相廝殺，需要再創造多元的行業。

再來是很多資源平台，其實和地方政治勢力有關係，包含誰跟誰認識，誰掌握了什麼，最後發展出政治人物的樁腳體系，這是農村的邏輯。要如何打破這個東西？大家移居來，但是如果沒有入籍到臺東，你沒有選票，對於政治人物要在地方發展或推動他的政策來說，就是沒有影響力。

部落選舉的時候，他們拜票拜到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去，因為有集體移住的勞動力在那裡，因為那是需要拉攏的選票。所以我覺得要**應立法推動不在籍在生活**

區投票，什麼時候新移居者會成為選舉拉攏的對象？不然就無解，不過我覺得這個現階段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胡榮茂：

我住在臺東縣延平鄉，我也算是移居者，只是移居的模式跟你們不一樣。從日本殖民時期到現在，移居對我們來說，身心靈都是匱乏的，因為我們是被迫移居的，花了 20 多年一直在做重返家鄉的行動。

我是第三代『移居者』，第一代是我的祖父，他出生在內本鹿，後來移居到鸞山部落。內本鹿是一個大範圍，大概介於屏東跟臺東之間，很難去說明是哪裡，當然有地圖就沒問題。

我常常會去想，移居者進入到一個空間，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住在卑南族的地盤，經常有機會帶人到山中不同的領域，我都會告訴他們你現在身處在卑南族的傳統領地，然後去說明我們不是搶奪別人的居住地，而是被迫住在這裡。

我的祖父輩他們當時從海拔 1400 多公尺，來到海拔將近 400 公尺的地方，剛到新的地方時，產生了像瘧疾一樣的疾病，所以死了很多人。當時也有發生抗議事件，部落的人也有往紅葉、桃源、永康、鸞山。以前龍田部落也算是我們的生活區域，如果以日治時代的管理統治來看，應該算是內本鹿的生活領域。

我從出生到當兵退伍後，我都不知道自已佔了別人的地盤，原來我是個『移居者』。20 多年前退伍後，我慢慢開始有民族意識，才開始去思考自己的文化在哪裡的探索，才發現自己是居住在卑南族的生活空間。

雖然移居在現今生活的地方，我希望他不要愈來愈不好或愈來愈亂。不好跟亂的定義很大，很多人會想要產業好，生活要方便，有各式各樣在這個小小空間的時候，就會亂。

人是有惰性的，當舒適到一種程度就無法回去，布農族有一段話是說人不能總是活得安逸，意思就是要活在辛苦的過程裡，才會懂得珍惜。

我比較會去思考，住在這裡或是移居到這裡的人，他們是不是真實的生活在這裡？我明年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去種小米，一步步去找回我原來失去的。

但我也不能在我移居來的地方，隨便的生活、製造污染和破壞生態，也是要對這

個部落回饋。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要在空間中去建構和分享人們生活的思維，這是要靠人去展現出來的。然後要如何創生？我覺得要從傳統美的部分，去找尋新的生命。

林慧珍：

我稍微補充一下，這次是特別邀請 Dahu 大哥過來的。常常在討論這樣的議題時，比較少聽到原住民部落或在部落裡生活的人的想法。

Dahu 所處的 Pasikau 部落的形態，還稱不上是合作式經濟，不過部落裡有個中心是公辦民營的桃源國小。學校透過校長連結了部落的資源，部落用社群的方式，分成書工坊、師工坊、食工坊等等，食農這塊就是由 Dahu 大哥帶領的。

工坊的概念，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實體空間，比較是虛擬的社群。師工坊是指部落的人都是學生的老師；書工坊則是部落或其他地方的青年，可以跟部落耆老了解一些部落文化，透過出版傳承下來。還包括課輔的部分。部落用不同社群去建立互助連結的網絡。食工坊的部分，就是種植自然農法的作物，然後由特定的企業認養。負責工坊經營管理的人，他的收入是由計畫的資金支持，但是計畫的經濟來源會一直變動，無法成為穩定的經濟模式。

當我們談到移居，部落的原住民呈現出來的是另外一個層面。部落的經濟模式不一定要透過購買，自己就可以做出來，反映出他們在生活中實踐的行動。他們要的不多，另外是他們每年不斷地回到內本鹿舊部落。

這些例子也是想要提供給政府執行地方創生政策時，不一樣的思考面向。另外是，原民地區的鄉鎮公所型態，又跟其他鄉鎮公所的型態不大一樣，這跟剛剛講到的，會跟選舉政治綁得更明顯，這相對會比較複雜。

陳志偉：

我是因為朋友的緣故，起初桃園、鹿野兩邊跑，開始想要探索在臺東就業生活的可能。我是因為有一點動能，想來聽聽大家的分享，但是聽到這裡就會覺得偏鄉好沒有資源，是不是回都市發展比較好？

戴雅君：

我是志偉的朋友，也是三年前從桃園來。以前做社會工作，在西部現代的生活形態講求快速，東西都講求科學實證。我們在接觸個案對象的時候，尤其是醫療，它有很複雜的結構，醫院給出的醫療不一定是對的。

我來到鹿野認識一位師傅，他栽種無毒有機食物，他將食物熬煉成精，梅精就是一個例子，它外敷很好，有傷口很快就能結痂，不只平衡體內酸鹼值，還有很多的療效。蘿蔔、薑、洛神、鳳梨都可以提煉成精，對應身體的需要。

我在思考農業和醫療的關係，如果農業醫療化這些在政府政策上，如果農作物提煉出來成為藥方，這樣除了食用就還有治療的功用，藉此去對應那些慢性病。我自己想要待在農村，是因為身體的療癒和無毒農業是很直接的相關連。

楊嬪喻：

我也是來臺東的移居者，來這裡已經 25 年，當時是因為工作的關係來這裡，當上班族。我自己覺得人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我這 25 年的體會是，如果你欲望很高的時候，你什麼都滿足不了；我現在是自給自足，雖然土地不是很大，但供應自己已經足夠。

我自己有在經營民宿，鹿野熱氣球嘉年華的時候生意最好。那時候的住宿，夠不夠你一年的所需？我認為足夠了，因為我的需求不多。所以我所有的住宿都作預約，我為預約的人提供最好的服務就好了。

在農田裡經營民宿，我們家算是比較弱勢的，鹿野作民宿大部分都是從農舍改的，所以有庭有院，但是我們家的沒有，就是一個住宿的空間。我就將自己的想法作修正，整個鹿野就是我的前院和後花園。

在鹿野要活得好，就是付出你能做的跟大家結合，這樣你得到的會更多，關起門自己做自己的不會比較好，鹿野也不會進步。臺東是好山好水沒有好無聊，我覺得自己在這裡生活是很滿足的。

我是個緊急急救員，好的醫療叫做有尊嚴的生活著。講到醫療，就會想到一個笑話，老人家大家都會到醫院去報到拿藥，每天各家醫院可能都會遇到這些人，有一天老王突然沒來了，大家問老王怎麼沒有來？有人說，他今天生病了。這是真實發生的。

我站在一個緊急急救員的角度，生命到一種無法繼續的時候，就也不要拖了。生命終了的時候，就是離開，不要再積極做一些處置。

涂土豆：

我是在地人，住在瑞源，69 年次。我這個年紀的同學們，幾乎沒有留在臺東了，除非是嫁人。高中畢業我就在外地念書，都在南部，我沒有到過北部工作，我喜歡緩慢一點的步調，3 年前回來臺東。

有一次過年同學聚會，有一個都沒有離開過臺東的女同學，要慶祝他的老公找到工作了，是永豐餘的三班作業員，而且是靠關係進去的，一個月一萬八，加班另外算，他們將之視為一個穩定的工作。那時候我體會到，在臺東工作，就是公務員、開店、種田、找個穩定的工作。

之前是在高雄美濃的 NGO 組織工作，但是覺得鹿野不會比美濃差，後來就想回來。回鹿野這 3 年，是在重新認識我小時候住的地方。有時候會覺得孤單，所有人際關係都是重新建立。然後小時候的鄰居，都跟我半生不熟到極致。

回來的時候在津和堂工作，後來辭職，現在還沒有去工作。當時臺東慢食節和時令餐桌節，我跑遍了台灣很多有趣的店家，我對食物很有興趣，對農業有感覺。過去幾乎都是在成就別人的角色，現在要想如何成就自己的時候，就會有點茫然。

我接下來應該就會在臺東了，這裡讓我有種歸屬感。然後我可以做什麼？可能是計畫，可能是別人對我的期待，這些都會讓我有些焦慮。

怎樣能夠用比較有機的方式行動去支持這麼多的農友？讓自己舒服，他們也舒服的形式。這需要有別於做計畫或幫別人工作，回到自己去運作的話，就需要去建立商業模式。

Rita：

我來臺東 6 年多，畢業以後來觀光，因為很喜歡這裡就留下來了。剛開始有上固定領薪的工作，以前學的是工業設計，有時候會去 2626 和鐵花村市集擺攤。

因為喜歡小朋友，也有去市區的幼兒園工作。後來工作告一段落後，在鹿野 1 年多，沒有正常穩定收入，大家就會問我要不要來教課和畫畫，那段時間就慢慢累

積一些能量。

我現在住在關山，朋友在那邊有空間，有得住也可以教畫畫，設備都很齊全。但是我的經驗就是從零開始，當初在想要不要接這份工作，不接就差不多要離開臺東了。最後決定接了，就開始很忙很累的生活，但是很有成就感。

楊怡真：

我有三個住農村的經驗。11年前30歲的我是沒有離開過新北市永和的，那時候朋友邀約巴西的鼓手要來教原住民的小朋友打鼓，一個禮拜的時間，我那時候就到了關山，一來就好喜歡，就找機會來這裡工作一年。

後來我回台北的社大工作，接著又參加一個國際志願者計畫去泰國生活1年，計畫結束就回來；後來在宜蘭住了7年，我在宜蘭不是務農也沒有做生意，大家如果聽過賴青松，就可以知道他們聚集在員山深溝村，實踐友善耕作。

我是當初參加「倆佰甲」但是沒有種田的人，我是筆耕，幫他們弄一個部落格然後寫文章。因為倆佰甲的關係，那些新進來想務農的人，就比較容易找到田地和住處。我起初在宜蘭租到的房子不是很喜歡，是住附近的雜貨店老闆幫我找到我現在住的房子。

這10多年來，先後住了臺東、泰國和宜蘭，我覺得支持系統真的很重要，報名的時候，我也提到單身移居者的支持系統，總不能常去有小孩和先生的家庭去串門子，單身者可以怎麼有支持系統？

我在宜蘭的仰山文教基金會工作，專門在做政府案子。現在大家談地方創生，兩年前談里山倡議，大家也許有聽過「六級產業化」，我覺得政府一直在推一些淺盤的東西，每幾年就換一個東西，都沒有想過曾經提出的那些，可能連根都還沒扎下去。

我覺得這是因為政治人物要做政績，就像剛剛大家都提到的，這是大家參加的第二場或第三場座談，大家都是出席做做討論和筆記，然後就散了。

我們在執行「六級產業化」的時候，有一項是做食農教育，從學校的校園開始，然後讓小朋友透過做出來的東西去烹飪比賽，這是那十個子計畫當中最有意義，和受大家回饋的項目。執行的時候，一些宜蘭市和羅東的都市型的學校都說，他們以前要找一塊地都很困難。我覺得光是把這一件事做長久做好，就功德無量了。

但是我覺得選舉文化害了台灣，政治人物如果是為了選票，那就會很可惜。

我覺得台灣好像是個很沒自信的民族，里山、六級產業化、地方創生都是從日本來的，但是台灣的原住民文化有很好的傳統智慧。里山倡議就是原住民對於自己的生活圈維持的一種方式，我們的祖先就是沒有用農藥的友善耕作，我們不需要外求，只要找回自己從前的生活智慧就夠了。

林柏宏：

我在池上 7 年，一開始來這裡是因為在都市心理上混不下去，覺得自己的資本不夠，人生多少錢才足夠？我來到池上，當時詢問一分地的錢是 90 萬，然後開始算它面積多大，可以種什麼……這是一個像我這樣完全沒有脈絡的人，一定會經歷的思考過程，但這件事情不一定切實際，因為要取得土地耕作這件事，有太多種可能的管道，這跟我當時的眼界有關係。

我後來遇到一位返鄉的人，他在經營民宿，同時需要有人協助他做社區發展的事情，他就找我去，他是我的貴人。就是那個時候我看見了需要與被需要之間的關係，我需要他提供土地、機具、住家；我就是幫忙民宿、社區發展協會和耕種這三件事。

社區發展協會的事情，我進去的時候是文建會的時代，現在是文化部。池上的米廠和當時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共識之下，將一個舊米倉改成稻米原鄉館。池上很多閒置的房子沒有人使用，又或是明明是私人住宅，卻掛著水保局的匾額，這其實都跟當時農村再生的資源挹注有關，但為什麼有些空間發展到後來，變成蚊子館？或是被某部分特定人士占為己有？

我自己的看法是，一個計畫的時間拉得不夠長，每年都在忙核銷，執行計畫的人就只會想到年度的成果，不會去想到十年後的發展是怎麼樣，只希望今年就有個開花結果。最糟糕的還可能是，我前一個月再去想要做什麼，下個月活動辦一辦拍照簽名做核銷。那個錢有沒有白花，我不敢講，因為還是有很美好的事情發生。

每個地方有自己的體質，有不一樣的文化、產業、人口組成等等，對於一個制定政策的人，不適用像以前那樣由上往下，直接說要執行什麼，可以倒過來看地方要做什麼，但這也會要思考地方的窗口是誰？然後了解每個地方的體質，需要花時間做功課。日本占領台灣的時候，將這裡當做他們的國土，開始做田野風土的調查，很多調查得到的東西，台灣現在還在使用，那是一個基本功，要了解這個

地方的底在哪裡，才不會說一個沒有水的地方要做水田。

除了對現狀的認識，還要有前瞻性的調查，要知道農村要往哪邊走的想法和方向，方向出來了，政策才會不一樣，也才能去吸取別人的提案。

我個人覺得臺東是文化、美食、醫療沙漠，但是有自然生態資源，當然所有的發展都要以保護自然生態為前提的情況下去進行，包含農業以及它週邊的支援系統，支援系統是當我想從事有機耕種，我需要找得到支持我去做有機耕種的機械，有機械就需要有維修站；觀光也是兩面刃，人潮帶來垃圾問題，我們怎麼活著，去看垃圾就會知道。垃圾處理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黃建峪：

我是從桃園移居到鹿野。大家來到鄉下，對於生活都有些期待，有期待就會有落差。我自己走的是無為自然的耕種方式，減少人為的東西，愈少愈好。

政府好像很希望創造臺東的經濟，當我們期待很多的時候，就會為這個地方增加很多的東西，像耕作一樣；但我在臺東蠻開心的，物價便宜很多東西甚至不用錢。我覺得來到這裡不用想太多，當下跟大家一起過好生活，活得下來就繼續，活不下來離開也沒有關係。

慢慢地我自己的心態是，不要抱太多的期待，就跟種田一樣，不必期待種得多好，因為自然栽種，有時候莫名其妙就種得很好，部落讓我學到很多，靠採集就能夠維持基本生活。

我們好像想要把臺東變得跟都市一樣，如果哪天臺東變得跟花蓮市或宜蘭市一樣，我可能就會想要離開。我們不是因為政府部門的幫忙，而是因為認識了在地的朋友，所以才會待在這裡很久。不瞞大家說，前幾個月我去馬祖做一些戰地調查，在那裡租了間房子。

其實我蠻喜歡做心理治療的，這幾年遇到很多人有躁鬱症、憂鬱症，我就用一些方法去幫助他們。其實遇到一些問題，就去泡在水田裡，泡著泡著大自然就幫我們療癒了，我覺得從心靈方面去著手是不錯的。

江慧儀：

我住在興昌。聽到目前大家的分享，我覺得自己蠻幸運，現在快五十歲了，想要移居到鄉村是我二十幾歲就開始想的事，之前都是在都市賺錢。臺東都蘭糖廠那時候有朋友在那裡，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資本，也沒家人可以幫忙，到了一個無法忍受的地步，覺得很想趕快跟土地一起生活。

10年前就在臺東選了一塊別人都覺得不好的地，當時買三分地 90 萬，這麼多年來每年看地都愈來愈貴，現在想想就覺得自己算幸運，有一塊小地生活。

當時就是把僅有的積蓄都投注在那塊地上面，然後往返台北臺東的生活，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臺東，因為在農地上面有教學，有一些收入，比較不會像現在年輕人這麼辛苦。

剛剛聽下來好多問題，這些問題大概最後都會投進大海裡，其實可以理解，因為問題太大了，也不知道從哪裡可以解決。只能就像在座的人一樣，每個人幫助年輕人和來的人一點點。

我確實不斷地看到人來了又離開，最近就聽到有跟我們一樣是中年的朋友，在臺東住一陣子了也有家庭，最後決定要離開，我聽到有點驚訝也有點傷心，都是鄰居這麼多年了，不是要一起在這裡到老嗎？

現階段我想的跟年輕人思考如何在這裡創造自己的家不一樣，我思考的是如何在這裡創造共老的社區。

有些人說臺東老又窮，但是這裡也有老又貴的地方，像是都蘭，東西是愈來愈貴。有科技新貴的，我們那邊的住戶還有人有直升機，我們都開玩笑說，他會為了要在臺東辦 party，搭直升機回台北拿紅酒來。都蘭物價高，外食的時候找不到正常價格的麵店，而且品質又很差，吃完都會很後悔為什麼那天沒有煮飯。這是個現象，我蠻擔心的。

陳君明：

今天在場的朋友很多都是我邀請來的。我其實蠻期待不要做地方創生的，我來這裡 4 年了，我以一個居民的角度來說，我覺得臺東花太多的資源去服務消費者和觀光客，但都忘了去服務臺東縣民了。

每次到熱氣球嘉年華的時候，我不敢來縱谷，暑假的時候我開車開在臺 11 線，我會開到瘋掉，那種生活品質是很差的。

我有點擔心臺東的地方創生，如果又是以服務觀光客為主，未來服務更多的觀光客，然後我們這些人就只好再去找馬祖或金門了。

鹿野書苑 余瑞雲

2012 年我來臺東的大地旅人上了樸門永續設計課程，後來認識了這間老房子，2014 年開始將臺東老屋整建，於 2018 年 3 月正式完工開幕。

設計師是 Peter，我們請他來設計這裡，應用地形、光線、氣流，加上雨水回收（水可以拿來灌溉、沖水）、香蕉園建置。現在這裡的主空間以外，還有茶空間和咖啡廳，呈現書、藝、陶、茶等元素。Peter 知道我有在做陶，每次都問我有沒有作品，後來一些陶作也有放上去。

空間的建材採用自然界原素材的竹、木、泥、岩，然後用安固瓦，整體都很禁得起颱風的考驗。不過夏天室內還是稍嫌悶熱一些，留不住客人，不過我們就隨順因緣，人走了就算了。

這間房子整建的過程中，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來參與，他們年輕就開始探索和學習這些實作經驗，非常厲害。

鹿野書苑希望是書店和藝廊的結合，與東部在地藝術家定期合作策展，以繪畫、陶藝、木藝、竹藝等等，邀請不同領域的藝術創作者辦理講座與交流，以五感探索生活。

收錄的書籍大多是藝術人文、生活美學、身心靈成長與樸門永續核心概念（照顧地球、照顧人類、分享多餘）有關。

我老公寫了一段話，我覺得他很有智慧：「來到這個空間，對話之必要，獨處之必要，獨自對話之必要。」

謝謝大家來這個空間。我覺得大家來這個地方活絡這裡，一個再生的社區可以跟藝術結合的話，會很棒，我們希望這個空間提供的氛圍，可以讓這個地方更好。